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平凉

我是个怀旧的人(组诗)

◎车俊

我是个怀旧的人
想在暮年握住它曾经的清凉
用它粗粗的喉管
喊出村庄那些水灵灵的小名

就算我耳背，听不见
灵魂也会感知
满天的星斗也会在远处
闪烁夜空不老的潮汐

爱情

爱情就在对面
中间隔着一条河
跳过来吧，爱呼唤着

跳过来吧，你的勇气就是一座桥
是的，河水湍急，有些深，且危险
但对岸有你我他的远方

跳过来吧，带着赴死之心
坚定勇气，飞身一纵

所谓爱情，不过是两片叶子
从绿到黄的深情拥抱
两只小鸟共建爱巢的早出晚归

所谓人生，就是在这最惊艳的一刻
跳出你不该辜负的一生

雨中的蘑菇

下雨了，我躲进一片松林
长尾巴喜鹊，也躲进松林

我举起一片荷叶遮雨
我脚下的蘑菇们，一个挨着一个
举起了它们手中的小花伞

它们悄悄地跟在我后面
像童话世界里的小矮人

雨住了，我扔掉了手里的荷叶
可它们还是举着小花伞，不肯丢手

草原之夜

羊群在围栏里

睡了，牧羊犬睡了
它们挤在一个梦境里
睡了

白毡房外面的
那条小河很安静
盖着薄薄的星空
睡了

小树林的叶子
没有睡，被风唤醒
它们举着绿色的手掌
轻轻拍打出掌声

要将这草原之夜
连同马群里的响鼻
像银子一样的月光
送给我身边睡着的女人

转场的羊群

草地上的羊群正在转场
仿佛一片雪原正在迁徙

它们在蓝天下奔跑着
像一朵朵追风的白云

我跟在羊群的后边
回眸曾经走过的牧场

它们是滚滚红尘
覆盖了另一座雪山

蓝色的海子啊
请留住那些奔跑的身影

走远了它们
会驮着雪山轻轻地移动

洮河

洮河，我的摇篮
曾经摇我入梦的童年
奔跑着我们无知的浪漫

她流入泾河，汇入
黄河，奔向大海

她在委婉中舞动长袖

她在曲折中日夜吟唱

她流淌快乐，也呻吟苦难
像我小脚的母亲，摇摇晃晃地
时常在我的梦中闪现

拉萨

这里山花烂漫，被阳光眷恋
云儿飞得很低，天空蓝得耀眼
这里的湖泊，是高原上的海子
像一块蓝色的宝石，镶嵌着一座雪山

这里的习俗，像奶茶一样浓郁
美丽的玛吉阿米，人人想见
仓央嘉措的爱情，被风
传颂得很久很久，很远很远

这里天圆地方，天边飘来的白云
都是人间的哈达
最美的花是格桑花
最美的姑娘
人们都叫她——卓玛

在这里，我要赞美一下黑暗

夜色黑暗吗
它孕育了无数闪烁的星斗
给了我们看得见的浩瀚宇宙

埋进黑暗的谷种
是在夜里顶破了厚土
长出了我们期盼的五谷

母亲的子宫
生来就是一条黑暗的河流
却孕育出无数走向黎明的啼哭

黑暗中的煤
被深埋在地下亿万万年
毅然释放出太阳巨大的光焰

黑暗，让我们保持了
足够的沉默
黑暗，也为我们赢得了
孕育光明的时间
一切光明的事物
皆来自沉默中的黑暗



车俊：笔名车夫，甘肃华亭市人，现居宝鸡。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先后在《阳光》《读者》《中国诗歌》《飞天》《时代文学》等报刊发表诗作600余篇（首）。出版诗集《燃烧的玫瑰》《火上芭蕾》两部，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华亭市作协副主席。

村口的老井

小时候，常在村口的井边数星星
慢慢地，就把自己
数大了

长大了，井口里的
星星，还是那么大
只是少了一双数它们的眼晴

现在，我去看老井
老井一言不发
井里的星星不见了
都回到了天上

夜风摇曳，星空闪烁
老井用它枯萎了的黑洞
吞咽了天上的星星
只留下一些和青苔有关的故事

此心安处千湖边

◎杨广虎

今年西安的冬季来得似乎有点早，按照常规，还有半个月才来暖气，但是气候异常，极其寒冷，坐在房子里冻得我魂不守舍四处乱窜。

朋友相邀去千阳，原想应该很冷，不料天空蔚蓝，太阳融融，暖意袭来，非常舒服。尽管昼夜温差有点大，倒也没有觉得寒冷，当然，善良、好客、实在的千阳人，让人一见面，如同春风拂面，心里就暖暖的。

千阳算是一个不大的县，据说，面积、人口均为全国总数的“万分之一”。我笑着说：“万里挑一，与众不同。”千阳历史悠久，据《太平寰宇记》：“千阳山之阳为名。”夏商为雍州地，西周为豳国地，东周属秦国地，秦为汧县地，西汉设隃麋县，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改设隃麋侯国，晋为汧县地，北魏属长蛇县，北周天和五年（570年）置汧阳县，1964年简化为千阳县，有“秦都陇关”之称，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经此关而通西域。

历史的尘烟远去，唯留现在真实的大地。

我的家乡贾村塬距此不远，站在塬上，向东远眺，汧渭交汇，非常醒目，向西而望，吴山、千阳岭横亘眼前。可以说，同属西府雍州，我的家乡和千阳不仅有地缘关系，而且在心灵上彼此靠近，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利用一天半，走马观花，看了千

阳。我们去了大画家黄胄故里——邢家塬、中华尊师第一台——望鲁台、生态保持完好的唐家山林场、千湖湿地朱鹮生态区、黄里农家小院、刺绣文化产业园等，沿途成片的苹果园、葡萄园，尽入眼中。这座小县城高楼不多，这里人纯朴敦厚，有我喜欢吃的凉皮、锅盔等美食小吃，也有奶产品，还有“西秦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地传承了下来，离宝鸡、西安大城市，开车走高速也就一两个小时，交通便捷，生态良好，干净卫生，算是一块难得的“宜居之地”“避暑胜地”。

千阳有我熟悉的黄土地貌，呈“七山二塬一分川”形态，沟壑丛生，丘陵起伏，延绵不断，地势北高南低，分山、川、塬三种地形。遥想当年，秦人沿着千河而下，一路向南，辗转向东，历尽艰险，统一大业，终成“帝国”，千阳也是立了一大功。秦非子在关山、千阳一带养马，因养马受封，渐成一代伟业，千阳在历史上的功绩难以磨灭。离我家不远的贾村塬马冢村，据传是秦非子养马、埋马之地。千阳，因处于千河形成的小盆地，六千多年前，先民便在此谷地繁衍生存，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汉、羌、羌、戎狄等相互争夺，一方面是天旱少雨，战乱频仍；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由林到牧，由牧到农耕文明、现代产业，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和地域特色。

“沔水悠悠去似舛，远山如画翠眉横。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从唐代诗人韦庄的诗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千阳既有边塞的雄浑，也有江南的秀美。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千阳有水，古有千河流域，日夜陪伴，今有千湖湿地，环境优美。千湖，在冯家山水库的上游，碧波万顷，静如处子，集河流湿地、库塘湿地、沼泽湿地特征于一体，是我国西北地区典型的黄土高原湿地。水利万物，在干旱的大西北，有这样一块水面，宛如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块翡翠明珠，的确难得。现在千湖是宝鸡人民的水源地，其水质清纯，喝上一大口，顿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之感，清冽爽口，天然生香。湖边的三十多只“国宝”朱鹮，高贵矜持，翩然起舞，让山水一下子生动活泛起来，树木叶子也在风的感召下，唱起歌来，或在窃窃私语。

千阳人有“耕读传家”的老传统，朋友勇刚在千湖边利用废旧的老村落，建起了“燕仪书院”，三十余亩，居高临空，院前栽有苹果树，十几孔窑洞依次排开，颇有“世外桃源”之意，也是一处世间净土。我去的时候，深秋的红叶在窑洞前飘拂，很有几分诗意。“燕仪书院”，有一大书屋，里面是大家捐赠的书籍，书桌、茶台等，一应俱全。在



“燕仪书院”，喝茶论道、读书写作、畅谈人生、反思自我，不断修行，淡泊明志，是一件很奢侈、令人向往的事情。相隔千湖，对面黄里村五六十间散落的老宅旧院，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余晖下，一段乡村的历史和记忆都深深地沉到千湖中去，浓浓的乡土情结，怎么也忘不掉。

“阅尽千帆终放手，此心安处是吾乡。”过去，去千阳要走千阳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现在从凤翔走高速，安全平稳，快速到达。大约二十多年前，建科同学骑着摩托带着我，两个小伙子，在千湖岸边穿梭于荆棘之中，那时候，杂草丛生，一路颠簸。现在，经过努力整治和治理，绿水青山，风景宜人。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历经沧桑，华发早生，在握手之时，感慨万千！我只想把心放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慢下来，欣赏美丽乡村、大地景观，感受处处的风景，笑对平凡的人生。

杨广虎：1974年生于陈仓，正高级经济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党崇雅·明末清初三十年》，中短篇小说集《天子坡》《南山·风景》，评论集《终南漫笔》，诗歌集《天籁南山》等。曾获首届中国校园诗歌大赛一等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等。

风从发梢吹过(组诗)

■一寒

在异乡，听到久违的方言

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些
来自乡间的声音
这些纯粹、原汁原味的方言
天籁之音，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耳膜
我的心脏

我震撼，我惊讶。这种方言
这种宗教式的方言
距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这些年来
我曾经试图走进它们，还原它们
总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音符
不经邀请就渗透了进来
使我的语言不伦不类，没有确定的身份

多少年前，操持着这种方言
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听着标准的普通话
我为它羞愧过，不好意思过
甚至觉得它是一种异味
一个另类。不应该从我口里发出
在这个城市，成为一种杂音

几十年后，听到这种方言
我却像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又那么严厉
我的以及被城市修改了的密码和基因
还能够找到么

在异乡，听到久违的方言
这个夜晚，躺在别人的屋檐下
打捞一些儿时的月光
眼里，满是疼痛的泪水

一条河

是天意，还是某种约定
我和这条河总是有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关系
就像现在，我又来了，走到了它身边
它，在等着我

熟悉的声音，表情，依旧的老样子
只是好像瘦了些，温柔了些
不像在八月、九月，脾气那么暴躁
性格那么倔强。今夜，我要在这里
和一条河，相拥而眠

相拥而眠。在这个春日的黄昏
这条河，这条苍老了的河
和一些风，一些熟悉的物象，把我的骨头
用纯粹的方言，一遍
又一遍地拍打

并且，让我无语，让我注定在今晚
失眠。在一只水鸟的哭泣中
认真地思考。我与这条河
这条河与我
我们内在的关系，以及分离，或者融入

这些年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一些人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一些事
我不知道这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东西
究竟有多少价值，有多大意义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所谓的乡愁
其实就是烙在心头的一块疤
而其中许多的物象
有的已经远去了
有的已经消失了
有的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联了
留下的，无非一些记忆
零星的，残损的，一些片段

这些年，在我心头缠绕的，就是它们
我守着它们。静静地，看窗外的月光
从老家的枝头，泻下来
让我，抱着一个地名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一寒，原名张县伦，陕西兴平人。诗文集《散文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出版有诗集《村里村外》、文史专著《水浒那些事儿》等7部。

三秦诗坛

